

向阳而生

——追忆全国公安一级英模庄宜生

文/广东省公安厅政治部一级调研员、全国公安文联文学及文艺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袁瑰秋

我的思念跨越山海

庄宜生



2023年11月5日,56岁的汕头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庄宜生走了。

生前他是为数不多的活着的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,人称“活着的烈士”。曾获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“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”等荣誉。

从警30年,作为汕头公安第一批巡逻伏击队员,他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去“撞”,硬是为辖区的治安好转“撞”出了一片晴天。

正当他驰骋在生命疆场酣畅淋漓之时,却突然患上了绝症,靠透析维持生命。而他,却凭着一腔热血在来回医院的路上,固执地干着抓贼的老本行,日复一日,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“流动报警台”,成为了这条路上街坊熟悉的“擒贼王”、百姓爱戴的“庄同志”。

女儿庄悦一岁,父亲就病了,常常晕倒在饭桌边,曾有人问:你父亲朝不保夕,甚至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拥抱,你觉得有没有亏欠?

她说:“没有亏欠,相反爸爸是最需要感激的人。”她在作文里曾经写过:雷锋就在身边,他就是我的父亲,是一个警察,但我天天担心他回不了家。

父亲生病前,也很难回家。那时父亲每天5点出门,晚上快12点才回,他是巡警,白天巡逻,挤出岗前班后的时间,只为抓多一个贼;最多一天他抓了30多个,同事说他是铁人,为了心中天下无贼的梦,他可以不眠不休;只要是个贼,他就能看出他额头上仿佛刻着那个贼字,直到再没有一个盗贼敢从他执勤的岗亭上走过。

2000年10月,病魔突袭长期缺觉的他,患上了慢性肾功能衰竭等多种疾病,从此只能靠一周三次的透析,维系生命。

不久,他在去医院的路上“忍不住”又抓



■庄宜生生前和妻子在家中合影。

了一个抢金项链的贼,从此在这条向死而生的路上,他活出了感动中国的“铁人传奇”。

每一次透析,都是死神的约谈。23年间,他身边一个个病友从透析床直接抬去太平间,作为唯一活下来的一个,无数次抢救下来,尽管虚弱苍白,但只要他的眼还能睁开,人们就能看到他微笑着向阳而生的脸。

他的左臂上有一条“血肉拉链”,每隔一天,口子就被拉开一次,23年来,他那千疮百孔的左臂早已萎缩变形,一颗颗隆起的血管鼓包像一个个烟熏火燎的“碉堡”。然而,正是这枚裸露的心脏,差点被盗贼的利刃刺破,他的头也曾被小偷拍砖满脸是血,23年间他在这条路上,抓贼500多次,受伤50多次,连给他包扎伤口的医生都说他是不可思议的生命奇迹。

妻子央求他:“老庄,你的左手也废了,左眼也瞎了,可不可以休息了?”

老庄说:“我已经死过不少回了,活一天就是赚一天,你是懂我的,除了抓贼,我还能

干什么?”

他叫宜生,就是适宜活下去的意思。庄悦说:“只要爸爸活着,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,我们一家三口的生命就和父亲的信念在一起,向阳而生,共同拥抱着‘单臂独眼’的父亲残躯里发出的太阳一般的光热。”

庄宜生生前说过:“我活一天,就是和时间赛跑,直到我跑不动,我要让我的家人自豪地活在我的身后,活在身后这片我们一起深爱的热土上,这样我就没有遗憾,随时倒下,心满意足。”

是的,他跑赢了时间。

同样是活在人世间,庄宜生活得够长,56岁,同样在轮椅上的史铁生,活得更久,59岁,史铁生写下的文字,他带不走,“我与地坛”,他走了,地坛还在;庄宜生留在大地上的足迹,他也带不走,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留下了一个“生”字,像一条鞭子,给依然活着、依然在生活中沉浮的我们,一鞭一条痕,一捆一掌血……

母亲一生渴望和平

文/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、广东财经大学教授江冰



■母亲在世时经常说:“什么都不怕,就怕打仗。”

母亲一生最怨父母抗日战争时将她留在沦陷区。

抗日战争时期,她的父母去重庆办公,只带了长子,就是她的大哥。而把她和一个姐姐,分别两岁和四岁,丢在了南昌沦陷区。

原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回来,不料,一去就是六年。两女孩留在奶妈家里,后来生活发生问题,两女孩差点被卖掉。在街上被外公的朋友发现,带到家里,与佣人居住,饭都吃不饱。姐姐五岁时病死在医院,年幼的母亲还去看过。

母亲生活艰苦。南昌冬天冷,她有两年多没有鞋子穿。所以,抗战胜利后,她最深印象是见到大哥——她的大哥,与在重庆出生的小舅舅——她弟弟,穿着皮鞋,白色的棉袜,一副当年最时髦打扮——这就是她对儿时的记忆,刻骨铭心,一生难忘。

母亲多病,她归咎于抗战时期的悲惨童年。她后来活到82岁,比父亲晚去世四年。生命里的最后两年在广州昌岗一家养老院生活,人已健忘,陷入老年痴呆症,倒也不觉痛苦。因为记忆滑坡式渐渐丧失,最后只认得两

个儿子了。但有一句话她一直唠叨:什么都不怕,就怕打仗,太平的日子再苦也好。

毫无疑问,母亲晚年最大的恐惧就是:战争。抗战胜利后,她随父母到南京读小学,她已经将近九岁了,被同学嘲笑,读书读得不算好,所以只读了初中,没有像她的哥哥和弟弟那样读大学,没有成为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。因为战争,她一生埋怨自己没有上大学,而她的父亲与兄弟都上了大学。

我们兄弟懂事,多次听母亲唠叨,怨父母重男轻女,怨父母没带她与家人一道逃离沦陷区。

母亲老年开始糊涂,军人出身的父亲虽然比母亲大八九岁,却管家务,管分药,管每天两针胰岛素,打了十几年。母亲从年轻的时候患风湿性关节炎,心脏又不好,体弱多病,所以下冷水的事,多由父亲做,平时我兄弟俩也学会洗衣洗菜。

母亲去世后,我每每想起她记忆即将消失之时一再唠叨的那句话:只要不打仗,再苦的日子也是好的。

愿战争远离人类,愿世界天下太

平。

安息吧,亲爱的母亲。愿您九泉之下与父亲相见,尽去人间怨气,多念父母的好!多念人间的好。

想起一位外国作家的话:“正是我们怀念的、我们失去的、我们哀悼的,铸就了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自我”。

请允许我用一短诗结束此文:

《祭母亲》

——写于20190307逝世当日

一棵老树在风中倒下
叶枯而凋零
干朽而枝断
福州的晚霞刺那浮现
骑一辆凤凰
齐耳短发飞扬
母亲呈现在远远街口
我与弟弟
等候已久
我多想
我多想
我多想记住母亲美好的样子
深切怀念我亲爱的母亲——傅春玲。

2024 清明于广州